

中國詩學——思想篇

■ ■ ■ 黃永武著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中國詩學

思想篇

民國68年4月一版一印
民國68年7月一版二印
民國69年5月一版三印

版權所有 不准盜印
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045號



著作權登記證：臺內著字第13609號

著者：黃永武
發行人：熊嶺

印行者：巨流圖書公司

臺北市博愛路25號(泰華大廈)613室

電 話：(02) 3711031 · (02) 9315049

郵 購：郵政劃撥帳戶 100232 號

港 澳：港明書店

總代理 香港九龍彌敦道500號二樓

定價：臺幣 140 元

如有裝訂錯誤
即請寄回調換

中國詩學——思想篇

目 次

自序

總論七篇

中國詩人眼中的植物世界

一三

詩人眼中的梅蘭竹菊

一三

古典詩中的桃與柳

三五

詩人看松樹

四三

中國詩人眼中的動物世界

四九

目 次

詩人眼中的龍鳳麟龜

四九

蟬蝶春秋

六一

古典詩中的美人幻象

七一

李商隱的遠隔心態

八一

儒家五篇

詩經中的「水」

九五

釋「思無邪」

一〇九

從詩經二南看修齊治平之道

一二三

從人倫的光輝看杜甫詩

一三五

杜甫筆下的馬

一四九

道家三篇

魏晉玄學對詩的影響.....

一六三

李白的野性美.....

一七七

透視李賀詩中的鬼神世界.....

一〇三

釋家一二篇

詩與禪的異同.....

一一一

寒山詩的巔峯境界.....

一三七

附錄一二篇

談詩的完全鑑賞.....

一五一

怎樣研讀詩經.....

一五二

本篇參考書目.....

一五三

本篇引用詩篇作者小計.....

一五四

中國詩學思想篇、設計篇、考據篇、鑑賞篇引用詩篇總索引.....

一九九

中國詩學引用詩人姓氏筆畫易檢表

四

三四一

自序——談詩的思想分析

詩歌鑑賞的視野，隨着文學批評理論的進步，而日益擴大，它不僅是藝術的活動，也牽聯到科學性的實證、哲學性的辨析等方面，世界上已沒有一件藝術品是完全孤立的，因為每一首詩，每一張畫，無不以龐大的民族文化與時代精神為其心智的基礎。

基於這種認識，詩歌的鑑賞活動是有着衆多的角度與繁複的層面，以往那種卽興式的批點箋釋，只能求得巧遇偶合，這些巧遇偶合，大抵繚繞於作品的外緣，能觸及詩歌本身的已不多見，因此傳統式的隨興批點，以歷史性的批評最多，藝術性的批評次之，而思想性的批評則極為少見。嚴格地說，思想性的批評到今天還只在初闢草萊的啓蒙時期，前瞻雖然遼闊，視野誠為遠大，但披荆斬棘的艱創過程，還有待一番辛勞與努力。

試舉一些例子，來說明詩歌鑑賞活動中的各種層面，如杜甫的閨夜詩前四句：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

就歷史性的考證而言，著重於推定本詩作於代宗大歷元年，西元七六年，杜甫五十五歲，冬季作於夔州。在夔州西閣夜晚作的，所以詩題爲閣夜。再進一步，就是考查杜詩的出處，如「三峽星河影動搖」西清詩話以爲是出於漢武故事。是指「民勞之應」，竹坡詩話以爲是暗用史記天官書，寓有「大兵起」的意思，真是繫風捕影，不免穿鑿。至於藝術性的分析，則有人稱譽聯語「壯偉，冠絕古今」，有人歎美句中富有層次，都是點到爲止，不想深入探究。其實所謂句中的層次，可用下列方法解剖：

寒——一層 冷

宵寒——二層 晚上較冷

霜宵寒——三層 降霜的晚上甚冷

霜雪宵寒——四層 霜雪交加的晚上最冷

霜雪霧寒宵——五層 霜雪融化的晚上尤冷

天涯霜雪霧寒宵——六層 加上飄泊天涯的心理因素更加孤獨寒冷

這夜晚的冷，再配合上句所寫日短夜長，冷得更加難受：

短景——七層 夜長，難耐冷

催短景——八層 催得夜更長，更難耐冷

陰陽催短景——九層 陰陽迅速，夜長得真快，如何能耐這冷

歲暮陰陽催短景——十層 歲暮冬至，夜長到極點，冷到極點

把這二句詩用警拔的聯語對在一起，如果寒冷有等級的話，可以感受到寒冷在層層增強的。然而這還是屬於藝術性的層面，至於思想性的層面，如從杜甫感受特別冷這一點，加以探索，老年人難以耐冷、異鄉作客的人對於寒冷敏感，這些是可以理解的。杜甫把夔州稱爲「天涯」，在天涯飄泊，心理上引起的孤獨寒冷很值得玩味，也就是說中國人對「天涯」一詞的定義與看法及其心理反應，是與整個民族文化及唐代人的心態息息相關的。以農立國、安土重遷的中國人是除了故鄉以外，都是「天涯」的吧？唐代的詩人出仕時，每以遊歷四方爲出身的條件，但一旦做官以後，就只想在君王的左右，君主集權的時代，仕宦者眼中是除了長安以外，都叫「天涯」的吧？劉禹錫有詩說：「春明門外卽天涯」，以爲一出長安東門，就已經是天涯了，難怪白居易在水路要道的九江府做事，更要浩歎「同是天涯淪落人」了！爲什麼唐人把服務地方的基層工作，看作是一種處罰？所以形成這種向帝京集中的心態，與當時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環境關係如何？假若歸納「天涯」一詞的定義，會獲得許多有趣的啓示。探討這些問題，便是思想性的層面。

再舉杜甫的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數句爲例：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㸌如羿射九日落，
矯如羣帝駕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

若從歷史性的考證來說，首先須知道本詩作於大曆二年，西元七六七年，杜甫五十六歲。他回憶六歲時曾見公孫大娘舞劍器，到這時恰好五十年。再就科學性的名物考證說，「劍器舞」是怎樣舞法的，必然影響到全詩的解釋與欣賞。前人因爲吳道子觀賞將軍斐旻舞劍，出沒神怪，書畫之道大進；又見張旭與懷素觀賞公孫大娘舞劍器，神氣豪蕩，自此草書長進，便有人誤以舞劍器卽舞劍，或誤爲「女媧雄妝空手而舞」，不論舞劍或空手，向下一舞，怎麼能像后羿射下九個太陽？向上一舞，怎麼能像羣帝駕龍上翔？至於起來時如雷霆收怒、停止時如江海凝光，更加難以聯想。清人桂馥根據邊疆民族流傳的古舞，以爲劍器舞是用一丈多長的彩帛，兩頭打結，舞起來像流星，或許較爲接近。近人又據四川出土的古碑上有舞娘手持短棒的圖案是劍器舞，理由也不很充分。當然，這些科學性的名物考證，對於詩歌的鑑賞，有時關係是重大的。

再就藝術性的層面去分析，則如形容公孫大娘的舞技用了六句詩，形容公孫大娘弟子李十二娘的舞技只用三個字，所謂賓主詳略、虛實互用，在布局設思方面前人已提及了。至於形容舞姿的「霍如、矯如、來如、罷如」，用一樣的文章句法排比整齊，使舞姿的高低起止，兼備着聲光動靜，寫得不厭其詳，若就一個六歲孩子的記憶能力來說，五十年後還能記得這般清晰，畢竟是一種奇蹟。

至於思想性層面的探索，則可就這項「奇蹟」追索下去，知道杜甫所以誇張形容童年的記憶，是故意用眼前的李十二娘去烘托五十年前的公孫大娘，而全詩的要點，又並不在公孫大娘，實乃是序中所提及的「聖文神武皇帝」。序中稱「皇帝」，詩中也高呼「先帝」，正像諸葛武侯在出師表中疊呼「先帝、先帝」一樣地椎心泣血。因此本詩是著重於五十年來國家的治亂興衰，而不是針對一二位女妓而發，所以不是白居易的琵琶行所能比況。杜甫對當年盛世的懷念，對故君的追思，才是全詩的重心，而作者那種忠愛纏綿的性格，在在都流露奔湧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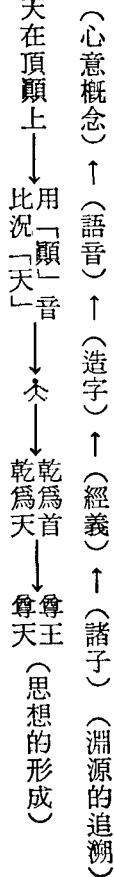
當然，上述二例對思想的分析，只是隨處觸發，但也足以說明個人心態與民族文化的投影，在詩中觸處皆是，任取一環一節，都像鑿井及泉，可以援汲無窮。如果吾人能就詩歌方面表現的思想情態，作通盤歸納，化散漫成系統，集個別為統一，則一片美景，廣大無垠。茲將詩歌在思想分析方面可能致力的途徑，分為十條，來顯示這有待開發的無窮資源，可以從那些路向進行開拓：

一、淵源的追溯

自來學者對詩歌思想的分析，大都限於分析儒釋道三家，把詩人所受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影響，從論述或用典中找出依據，就算是完成了分析。其實諸子百家思想的形成，已經是很晚的事，羣經的思想該是諸子思想的上游，而字形取象，含有哲理的意味，又必在羣經形成之前。至於語音命名，更早於字形取象，實是中國思想的濫觴。語音命名的發生，必然依據心意初動時的想法，在這種思維法則中，就帶

着我們原始的民族性。

譬如想要說「天」字，必先有一個「頂上」的概念，到語音命名時，就指着「頂上」說「天」，發出「顛」頂的聲音。後來造字時就畫一個人站着，把頭畫得特別大一些來表示：「大」，天是人頭頂上所戴着的。到了易經完成，就說乾爲天，乾亦爲首，把「天」和「首」的涵意互通，當然是和文字形體的構成，走在同一條思維路線上，說文：「天、顛也」，把這個前人造字的原始概念，紀錄得極精準。從易經乾爲天亦爲首的思想推衍開來，天子也就是元首，到了諸子的時代，有的主張尊天，有的主張尊王，尊天與尊王的涵意也就互通了。這種上溯的關係可以簡明列表如左：



中國詩人所表現的哲理思想，大體上是綜合諸子、羣經、字義等思想爲心智基礎。因此要分析中國詩人的思想，除了在儒釋道三家的畛域中打轉外，從字義物象、語音命名上去分析其象徵，更能探索出傳統意識根源的所在，我在「詩人看松樹」一文中，就龍與松屬同一語根，以追尋中國詩人把松與龍來象徵君子的關係，即是試探追溯之一例。假若只從詩人寫入詩中的諸子羣經典故爲研究對象，這種思想

性的闡述，是明白而易於察覺的；至於反映在古老語音中許多傳統意識，自然地出現在詩中，卻是詩人也並不自覺的，那往往是中國詩中較深的思想層面。

因此就一首詠物詩而言，總是以整個民族文化為其心智的基礎，任就一物一名追溯上去，無不包蘊着濃厚的民族性色彩。譬如柳與留的字根相同，同從酉聲，折柳送別，也含有挽留的意思，分別時折楊柳，與人死後靈車用柳車、日沒處稱柳谷（酉時正是日沒時分），原始時是否都含有挽留不住的意思？根據這種淵源的探索，去欣賞詩經中所寫「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就又能深入一層了。

二、歷史的演進

思想既可以向上追溯其根源，也可以向下沿尋其流行，也可以平向考察其時代性，要之，思想自有其歷史性，也自有其社會性，任何一位詩人的思想，無不受其前後左右的影響。這就是證明個人思想必以民族思想為基礎的理由。

就舉梅花為例來說吧，周代詩人對梅花的想法，和篆文籀文造字時用意相近，梅字又寫作某或牒（梅字以形聲造字，某字以會意造字，某字有古文從雙木，所以又有重文作牒字，某字又有籀文見於王伐許侯敦，可見某字的造成年代較梅為早），牒字也從某得聲，因此詩經中的「摽有梅」正取梅字來雙關媒人。然而周代以後，除了用詩經「摽梅之年」為典實外，將梅作媒的想法，幾乎呈現出斷滅性。下逮唐代，梅花在衆花之中，還並不十分凸出，就以畫家來說，唐人以寫花卉出名的很多，並沒有以寫梅

見稱於世的，五代以後開始有了轉變，到了宋人畫梅，始極盡蕭散幽逸的風致。詩人對梅的傾心癡迷，也在宋代到達極點。直至今天，仍高居於四君子之首，且成爲全民族一致敬仰的國花了！這就是從歷史演進的縱面去俯視思想發展的例子。

若從社會性的橫面去探討思想，各代的詩，要從各代的文化背景去認識：周代的詩經，就必須站在周代以禮樂教化爲文化理想的立場去看，譬如周代人將「地道無成」作爲共信的概念，而臣道妻道都是地道的推廣，所以妻道也以依傍爲本色，不以獨立爲本色，有了這種社會性的概念，才能欣賞周代人的詩：「維鵠有巢，維鳩居之」，爲什麼把鵠與鳩居認爲是夫人良好的「德性」，而備加讚歎。

同樣地，唐朝的詩，應該以唐代的社會形態爲背景去欣賞，如果不了解唐代男女社交開放及教坊歌伎與詩人官吏的關係，只用後人的眼光看白居易的琵琶行，看到白居易身爲一州司馬，居然夜登「茶商之妾」的船，不問女方的良賤，竟相對着談情流涕，則必然會懷疑「此豈居官者所爲？」「豈唐時法令疎闊若此？」（如清人趙翼甌北詩話所提出）或者坦率地指責「何處有此繆官耶？」（見清人舒夢蘭古南餘話）在這種個人不同的批判觀點的背後，原是存在着廣大的社會歷史所形成的 different 思想。又如以清人的眼光去讀唐代崔顥的長干行，見一個女孩爲了熟稔的鄉音而主動停船，去向陌生的男子借問鄉籍，便以爲是「倚船賣笑」「羞澀自媒」，這都是忘了當時社會的實際背景，以致批判觀點有了差距，若將這二個思想的差距加以比較，求出社會文化及思想形態的不同，也是詩歌在思想分析上的一項貢獻。

三、類別的釐分

就中國思想的類別性而言，光是談儒釋道三家的分合異同，已經有足夠探討的問題，就儒釋道三家思想對千百詩人的錯綜影響而言，更是永遠也分析不完的課題。不過詩人的心靈是活潑的，詩人的思想是自成一體的。詩人寫詩，有時在揮斥駕馭諸子的思想，很少存心替諸子思想作鼓吹的，因此當我們在類別區分三家思想對詩人有何影響時，可以說他較接近某家思想，仍須兼顧到詩人的獨特性。

類別的區分，除直接分爲儒釋道三家外，有時可以從流別上入手的，像鍾嶸作詩品，好像偏重於字句風神的藝術性，但在討論流別影響時，往往也牽聯內容哲理的思想性。如詩品說陶淵明是「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隱逸」的想法，是儒釋道三家都曾提出過的。詩品說陶潛「篤意真古，辭興婉愴」，源出於應璩。又說應璩能「善爲古語，雅意深篤」，源出於魏文。魏文則「鄙質如偶語」。從陶潛、應璩上溯至曹丕，所用的評語一脈相承，前後相關，所謂詞古意篤，可以看作兼含着藝術性與思想性而言的。今人饒宗頤以爲要體味陶詩的心志，須從「讀書不求甚解」及「樂無絃之琴」的角度，才能認識他那種「斂襟閒詔，非果有意於詩，而必求其工」的作品，和荀子所說「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的境界完全符合。陶潛不爲玄風所染，不因貧賤而戚戚於心，那正是羲皇上人的境地，也是孔顏樂處的境地。（見陶淵明集校箋序）饒氏的說法和詩品所說「隱逸詩人之宗」及評魏文帝「鄙質如偶語」爲陶詩的源頭，正可以互相詮釋，互相發揮，這種將流別歸爲一類，下循上溯，對思想的釐分，

頗富啓示性。

類別的區分，也可以從時期、風格等去釐分，同樣能顯示詩的思想性。詩經大序依地域與時期來分國風，如周南召南是正風，作於王道未衰的「先王」時期，蘊含着「王天下」的文化理想。最後一首騶虞，贊詠文王的仁澤，廣被到動物植物的身上，宇宙間和氣四塞，衆物蕃殖，使仁民愛物的理想極致表現得很具體。變風則作於王道既衰的春秋時期，詩中充滿了政教廢失的哀吟與懷救舊俗的理想抱負。可見早在詩經編定時，已從時期的分類來講明詩中的思想性了。

近人許文雨作唐詩集解，以時期派別分唐詩爲七派，每一派中，歸納入不少作者，歸納的時候，除風格類似外，也免不了要注意思想的類似，如討論王維派中，不僅注意煙霞山水的摹繪，也注意到「躉養」的問題；討論白居易派時，對詩中專門描寫社會黑暗面所生的「歧誤」，有所批評，白派那種「顰苦則稱，絞歡則斥」的勸懲觀念，是有偏差的。許氏歸納張籍、劉禹錫、韋莊等入這一派，未嘗不是從內容的思想性上著眼。當然，這方面的工作，可做的還正多着。

四、層次的階進

思想的層次，可就個人作品前後境界的殊科，分出層次；也可就幾位同類作者作品境界的高下，分出層次。

譬如孟浩然早年寫的洞庭湖作詩：「八月湖水平，含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據敦

煌寫本，知道原本只有四句，後來他又增添「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四句，並在詩題下也增「上張丞相」四字，作爲一首獻詩。上張說丞相求汲引，約在孟浩然三十三歲左右，當時正是他冀求出仕的年代，他把原本四句續爲八句，另成一詩，當然是對早先的四句甚爲滿意，這四句詩把洞庭景物的壯闊寫得很警拔，不過這兒所寫的山水，還是停留在爲寫景而寫景，把山水作爲描寫的對象，而不是含有真趣；把山水作爲人物活動的背景，而不是心神融合。因此所描寫的只是山水動人的形貌，而不是萬物流露的情性，所自矜的只是偶得的機巧，而不是有什麼玄悟。到了他晚年，棄軒冕、臥松雲，爭競的心計消失了，好勇的豪情收斂了，所寫過故人莊的詩：「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在清淺的言辭中，深含着靜遠的樂趣。全詩化村陋爲聖潔，賦家常以真趣，一樹一花，無不爲靈光所閃亮，在澹遠清亮的襟抱中，自然呈現出「立萬象於胸懷」的神氣。與早年寫洞庭湖時的趣味，正有着不同層次的境界。再則若以孟浩然與王維的詩加以比較，紀曉嵐說：「王清而遠，孟清而切」，已粗略地評出境界層次的差別，這種差別當然與王維愛好禪家妙悟有關。王詩如「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分野中峯變，陰陽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詩評家所謂「天然入妙」「得大自在」，讀罷「使人客氣塵心都盡」，這境界的層次，理應比孟詩尤高。

至於拙文「寒山詩的巔峯境界」，依據家父黃麟書先生所釐析金剛經的八個修道層次：捨小趣大、無得無念、諸相非相、菩提心生、初入佛地、破除見執、解脫知障、妙行圓滿。去比對寒山詩中自述修